

# 丽人安魂曲

〔联邦德国〕特奥多尔·莱斯多夫



# 丽人安魂曲

[联邦德国]特奥多尔·莱斯多夫著

俞 枫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丽人安魂曲  
Li Ren An Hun Qu

---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84,000 开本 737×919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插页 2

1991年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630

---

ISBN 7-5016-0090-2/1·90 定价 2.25 元

索尔格船长满意地环顾四周。在他家的阳台上，邻居们围坐成一圈，正快活地相互祝酒，聊得津津有味。就连那些平时很少说话的人也打开了话匣子。酒喝多了，大家都变得活跃起来。

在这个十月末的傍晚，天气格外晴朗。晚秋再一次展现出它美好的一面，几乎以夏季的气温向人们告别。

草坪上烧木炭的铁烤炉旁，索尔格的儿子霍尔斯特正在同音乐学院漂亮的女学生索妮娅·狄克曼放肆地调情，丝毫不顾烤架上滋滋作响的肉排和香肠。看来，它们能否使空肚子的客人感到满意，已经成了问题。

身着黑羊毛衫、灯芯绒裤的东道主索尔格觉得应该开始他精心准备的讲话了。他腿脚不利索地站起来，用叉子敲了敲啤酒杯，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一连敲了三次，谈话声和笑声才平静下来。

“亲爱的邻居们，”索尔格郑重其事地开始致词，“上帝照顾我们，今年气候宜人。过去什么时候我们这些街坊在绿色的草坪上聚会过？我对这次成功的

晚会感到欣慰，也为我们布劳西尔街居民今年在如此融洽的气氛中欢聚一堂感到高兴……”

一些人鼓掌，其余的人大声附和。索尔格乘机把空酒杯斟满，象职业演说家似的微笑着摆摆手，接着又说：

“因此，我请你们同我一起举杯，为我们偏僻的埃姆登市小小绿洲的幸福干杯！”

使索尔格遗憾的是，他最后一句话“偏僻的埃姆登市的小小绿洲”淹没在一片喝彩声中，他的客人们早已忘乎所以。他们大声祝酒，互相碰杯。五十岁上下、身体壮实的艾尔文·狄克曼从轻便椅子上站起来，迈着不大稳的步子向已经退休的索尔格走去，把手臂搭在他肩上，然后高举酒杯，唱起歌来。

“北海波浪涌向海滩……”

大家兴奋地加入到歌声中，并有节奏地摆动着身子。索尼娅·狄克曼为客人们斟酒，小索尔格则把第一批烤好的肉和香肠挨个递给大家。

半小时后，一年中最美的落日景色出现在索尔格船长和客人们眼前。晚霞把天空映得血红。这壮丽的景色仿佛在为一情绪高涨的客人们助兴。当主人将阳台的灯打开，并把一些彩灯移到草坪上时，他的步子也有点不稳了。大家的兴奋逐渐变成了疲倦。佛里达和特奥·南森最先准备离开。这时，索尔格

再次讲话。

“亲爱的布劳西尔居民们，”他口齿不清地说，“当我们很久以前在这里建房时，大概谁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们将成为这样一个和睦的集体……”他停顿下来，寻找着合适的词继续他的即兴演说，但到底没想出更好的话，于是只好说：“同往常一样，这次我们的原则还是一起聚会，一起打扫。明天上午扫除，所有人都参加。只有玛格达和艾尔文例外，因为他们一早就动身去黑森林，度过他们应得的假期……”

艾尔文·狄克曼吃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笑着摆摆手。

“不，不！艾尔文和玛格达从来是自己收拾自己的垃圾！”

他苗条的妻子此时正在兴头上，大声补充说：

“对！我们得有始有终。假期里我们会休息够的！”

准备动身的客人对他俩的话报以掌声。霍尔斯特·索尔格和索尼娅·狄克曼起身熄灭炉火，邻居们再次同索尔格船长和他的妻子干杯，然后向主人告别。

在回家的路上，有人高唱：“我们是东弗里斯兰人的子孙……”

最后走的是狄克曼夫妇，霍尔斯特和索尼娅陪

伴着他们。艾尔文·狄克曼和他的妻子玛格达已经醉了，一面嘻嘻笑着，一面摇摇晃晃地挽着女儿和船长儿子的手回了家。

索妮娅用钥匙打开门。两个年轻人把这对夫妇一直送到楼上卧室门口。

去黑森林度假的行李已收拾好，放在过道里。

米基教授在萨尔茨堡马澡坑附近租了一套豪华的房间。他在埃姆登音乐学院授课，此时正在为莫扎特音乐学院的年轻作曲家们举办一个讲习班。傍晚，他偶然把一份《萨尔茨新闻报》拿回了房间。正当他无精打采地翻阅着报纸，三张黑白照片突然使他愣住了。眼前的照片在几秒钟内变得模糊起来。当他读到以下消息时，一阵热浪使他的每个毛孔都冒出了汗：

“德国旅游者艾尔文、玛格达和索妮娅·狄克曼失踪。家住埃姆登的这家人于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五动身前去休假，至今未到达目的地。凡了解狄克曼一家行踪的读者请同萨尔茨堡新闻报办事处或警察署联系。”

米基手指哆嗦着把报纸放到桌上，他的脸色惨白，心脏痛苦地抽搐。他站起身，象夜游病人似地走到他常常练习的钢琴旁，在那儿站了几秒钟，目光呆滞地盯着琴盖。然后他在转椅上坐下，眼睛仍然盯着

琴盖，目光充满恐惧，好象害怕打开盖子会发现可怕的东西。后来，他似乎下定了决心，猛地打开琴盖。当他的手指滑过琴键时，钢琴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

索妮娅，他的心在呼唤。

恶梦般可怖的画面出现在他眼前。他常爱抚过的索妮娅的美丽的躯体浸在血泊中，虽然仍在抽搐，但已经没有了生机。

米基象是被人追赶似地跳起来，跑进门厅，穿上风衣，离开了旅馆。他不看过往行人，匆匆穿过粮食巷，一直走到宫殿附近才稍微平静下来。他走进一家僻静的小酒店，在一个冷清的角落坐下，向店主要了一大杯啤酒。

他毫不注意周围的顾客，木然地坐在那里，神情呆滞。

索妮娅！

索妮娅·狄克曼原来是他的学生，她聪明，有天才，小提琴拉得很出色，后来又成为他的恋人。他们曾打算结婚！

米基教授觉得嗓子发干，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店主把酒送来，他一把从店主手中夺过酒杯。后者吃惊地耸耸肩，转身走了。米基把杯子放在唇边，喝了一大口，然后将它重重地放到桌上，似乎想用声音赶走一再出现在他面前的可怕幻影。

这个傍晚，他一连要了好几杯啤酒。为了完全



驱散心中的恐惧和抑郁，他接着又喝了几杯烈性酒。直到午夜时分，他才口齿不清地同店主结了帐，摇摇晃晃地离开了这家古老的酒店。

他在通往粮食巷的小胡同里解了小手，便精疲力尽地弓着身子，忍着反胃的恶心回到旅馆，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以后几天，萨尔茨堡对教授有如一个不堪忍受的恶梦。他不得不痛苦地勉强作报告。空余时间，他漫无目的地在城里逛来逛去，白天呆在咖啡厅，晚上坐酒店。好不容易盼到讲习班结束，他坐上崭新的梅塞德斯轿车立即返回了冷清的东弗里斯兰。

当他走进他在埃姆登城苏尔胡森地区扩建后的豪华别墅时，已是晚上十点钟了。他取出信箱里所有的信件，打开暖气，倒了杯饮料，浏览完信件便疲倦地上了床。

这天晚上，米基在他经常和索尼娅一起睡过的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 二

能见度很低。米基教授吃力地把车开到苏尔胡森七十号公路上。在这种雾濛濛的天气里，教堂的砖砌建筑物影影绰绰地矗立在铅灰色的天空，那倾

斜的尖顶仿佛随时都可能倒塌。对面驶来的少数几辆汽车的车灯模糊地映在柏油路面上。

米基快要到达埃姆登城了。虽然他多年来白天常常驱车驶过这段五公里的路程，但此刻却觉得似乎在穿过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即使是汽车行的霓虹灯也使他感到神秘莫测。

风刮起的雨水象鞭子似地抽打着工业区的建筑物。当他遇上红灯停车时，发现这些建筑是那么单调、丑陋。

电影院显然在放映叫座的片子，售票窗口挤满了观众，一大群人由于寒冷和潮湿紧紧地挤靠在一起站在电影院的前厅。

布劳西尔街上，雨水汇成了小溪，淙淙流进下水道。街道两旁的住宅都亮着灯，暗淡的灯光射在花园内秋天凋零的花朵上。街道尽头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城墙。

米基差点驶过了目的地。他把汽车停在狄克曼家对面，透过雨水冲刷的车窗向外凝视。面前是一幢黑魆魆、静悄悄的房屋，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米基戴上亨利王子帽并钻出汽车。在街上，他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向街对面走去。透过淅沥的雨声，他突然听见身后有响动，猛一回头，发现一只瘦猫在邻屋的灯光下爬行。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猫在房门口一道镶玻璃的木栅栏前停了下来。

米基一走近，猫便迅速地消失在黑暗中。他按了按门铃。几秒钟后门上的灯亮了，沉重的房门打开，一位身穿黑色羊毛衫和灯芯绒裤子的男人好奇地打量着他。

“是您呀，教授！”老人惊奇地喊道，显得十分高兴。

“晚上好，船长，”米基友好地微笑着说，“但愿我……”

“亨尼，谁来了？”一个粗嗓门的妇女的声音打断了他。这声音被淅沥的雨声盖过。老头似乎没有听见问话。

“请进来，教授，”他一面说，一面把客人领进过道，在衣帽架边帮他脱去淋湿的外衣，接着又把他的亨利王子帽放在地上。

“亨尼，”又一次响起那妇人的声音，“你不想告诉我……”

一个老妇人出现在客厅门旁。她穿着深色的裙子和黑色羊毛衫，稀疏的头发古板地向后梳成一个发髻。她向米基点点头，脸上却没有笑容。

“晚上好！”她轻声说。

米基还没来得及答礼，老头儿就说：“老太婆，这位先生是米基教授，我们聚会的第二天早上还来过这儿。他是索妮娅的老师。”

老妇人的脸上这时才流露出笑意。她把米基让

进客厅，请他坐在一张罩着蓝色天鹅绒的笨重的沙发上。

“您请坐，教授，”她说。

“谢谢，”米基一面坐下，一面迅速地打量了一下四周。墙边立着一个英式餐柜，柜里摆放着许多锡碟子和瓷人，墙上挂着的一幅油画上画着一只正在啼叫的鹿，镶在石膏框里，此外还有一只布谷鸟闹钟，一幅铜版画，画的是一位姑娘。米基的心感到一阵痛苦的抽搐，他想起了索妮娅。

“您想喝杯茶吗？”老妇人客气地问道，把米基从沉思中惊醒。教授感激地点点头。那透过衣服触及肌肤的潮湿使他很不舒服，这时来一杯热茶显然有好处。老妇人刚离开房间，她的老伴便拿起烟斗，装进黑色的粗烟丝。

“您一定发现，我们的邻里关系很好，”老人声音嘶哑地说。“这条街上没有外地人，住的都是土生土长的东弗里斯兰人。您知道，我航过海，当过多年领航员。这儿的人彼此都很熟悉。”米基沉思地点头。他想，在这个海港城市，这类人越来越少了，汽车工业早已成为埃姆登经济生存的保障。

老妇人端来了茶。她把茶壶放到小炉上，替教授斟上一杯。

“住楼房就不可能有街坊聚会，”老人继续说，并向前探了探身子，“您有那姑娘的消息了吗？”

“没有，”米基答道，“我想从您这儿了解点情况。好象出事了。”

两位老人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疑问的目光。

“当海员的最要紧的是弄清方位，”船长友好地说，“您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吧，”米基呷了口茶问道：“您的邻居，狄克曼一家同你们一起聚会到深夜，是吗？”

“是呀，虽然他们第二天早晨要动身去黑森林。”老人答道。

“难道毫无疑问？”

老头死死地盯着他，喷出一口烟。

“如果您向我打听港口，教授，您算找对了人。要是您想问巴伐利亚的地名或别的什么，那就干脆甭开口。”

“狄克曼一家原来打算在聚会的第二天早上帮我们打扫，后来因为玩得太晚，他们没有来。这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老太太主动答话。

“他们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走的？”米基问。

“不知道，”老人一边说，一边磕着烟斗。

“难道你们谁也没听到过什么消息？狄克曼一家也没有寄过明信片给你们？听说你们两家关系亲密。”

“谁说的？”老船长不高兴地咕哝道。

“告诉您，狄克曼一家失踪了！”米基加重语

气说。

“可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休假多久呀，”老人答道，语气缓和下来。“老太婆，你不是同玛格达通过电话吗？你说说吧！”

米基手里的茶杯差一点掉到地上。

“有狄克曼一家的消息？索妮娅还活着？”他叫起来。

老太太只是疲倦地摆摆手。

“不错，我是同玛格达通过话，准确地说，是她打电话给我。不过电话线路出了点毛病，玛格达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听不清楚。我只听明白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天气也不错什么的，都是一般的话。后来，玛格达说，他们想换个地方度假。”

米基象是触了电。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声音颤抖地问。

“不太久，几天以前。”

米基站起身问道：

“电话是从黑森林打来的？这么说索妮娅同意去这个地方旅游了，或者她想去奥地利？”

船长也站起来。

“这我们就不清楚了，”他耸耸肩说，“不过那天晚上，他们还说起过想去黑森林。至于索妮娅，他们年轻人单独呆在一起。我儿子同索妮娅聊了许久。可惜他不在家，他住霍城。”

米基迅速看了一眼手表。

“好吧，谢谢你们的款待，”他转身朝外走，“如果有狄克曼一家的消息，请告诉我，行吗？”

“当然可以。”船长说着把忙着告辞的客人送到门口。

米基冒着大雨，来到他的梅塞德斯车旁。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警察局。

米基教授把车停在火车站广场上，然后向警察局走去。门房这时没有人，不过通向办公室的门开着。米基毫不犹豫地走进去。

几个穿制服的警官惊异地看着他。

“你们好，”米基说，未能掩饰他的神经质。“关于狄克曼一家失踪的事，我想……”

“是埃姆登城的？”一个警察问。

“是的，”米基答道，“他们是我的朋友，前不久动身去奥地利休假，可现在失踪了。”

“奥地利，”警官自言自语道，并看了米基一眼，“请稍候，”他拨了个内线号码，向值班警长报告了情况。“请到340号房间，二层，本茨警长在等您。”

“谢谢。”米基登上楼梯。他觉得背上湿漉漉的，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几分钟后，他敲响了挂着“刑警队长乌尔弗特·本茨”的朴素的塑料牌的门。听见一声低沉的“请

进”，便推门走了进去。本茨坐在写字台后，注意地端详着来客。他的脸很窄，胡子刮得精光，稀疏的金黄色头发。米基估计他三十五岁左右。

“请坐，”警长指了指桌前的椅子说。米基坐下来，摸出手帕，擦去额上的汗。

“我名叫米基，本茨先生。是本地音乐学院的教授。”

本茨客气地点点头。“我听说过您的大名，教授先生。您找我有何事？”

“我在萨尔茨堡举办一个音乐讲座，”米基说。“偶尔在那儿的报上读到埃姆登市狄克曼一家失踪的消息。”

本茨的面部表情缓和下来，米基以为他要提问或说句什么，但警长却一言不发，似乎对他的话不感兴趣。

“您知道，索妮娅·狄克曼是我的学生，她本来应当今天早晨把一篇专题报告交给我，这报告对她的考试极其重要。”

本茨用审视的目光看着米基。

“我理解您对狄克曼小姐职业上的兴趣，教授，”他慢吞吞地说，好象在选择每个词。“不过，对我们来说，所谓狄克曼一家失踪的事还不十分肯定。这儿每天都要送来十几份失踪报告。但后来证明，多数报告是多余的。当然，我可以告诉您，这对夫妇的



儿子，汉斯—约阿希姆·狄克曼登了一条寻人启事。我们也采取了例行步骤。不过现在显然还不清楚，狄克曼一家是否确实去了黑森林。”

米基勉强地笑笑。

“警长先生，我不顾湿脚的危險……”他停顿下来。

“我相信，您的脚已经湿了，”本茨笑着说，“您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刚刚同这家人的邻居谈过话。我来这儿是要告诉您，狄克曼太太从她度假的地方给邻居来过电话。”

“可以把地址给我吗？”本茨马上问。米基把索尔格的地址告诉他，本茨记下来以后，抬头对他说：

“您认识哈约·狄克曼<sup>①</sup>吗，教授先生？”

“认识。”米基有些吃惊。“他原来是我的学生，后来中途辍学。这个年轻人很有天才。不过，象人们常说的那样，他想一蹴而就。”

本茨作了记录。米基不无兴趣地问：“他现在在干什么？我是说哈约·狄克曼。您知道，对他后来的生活我完全不了解。”

“如果您把赚大钱同有成就当成一码事，那么，他可以说达到了目的，”警长答道，目光仍然集中在

---

① 即汉斯—约阿希姆·狄克曼。